

##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萬曆野獲編 第三十四卷 補遺四

○著述 【經傳佚書】永樂中，御史劉有年，沅州人，上《儀禮逸經》八篇，上不省；其後朝鮮國進《顏子》一部，亦不收。《顏子》在彼國今當尚存，若《儀禮》則不可問矣。二書無論真偽，當非漢以後人所辦，今《乾坤鑿度》等書盛行，何獨置二書不錄也？近年癸巳，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秦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全書在倭，宜詔取以補伏生之缺。蓋祖宋時歐陽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語也。時議以為迂，亦罷不行。」

【祝唐二賦】成化弘治年，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煙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余少時曾與友人睹鈔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翠，參轅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裡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顛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裡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計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嫫，亦自有致。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即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忠義錄】景泰元年，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唐、宋信用宦官，馴致敗亡，今宜法高祖，事無大小，必歸宸斷，闈人不許竊柄。臣於歷代忠義之臣，撮其尤者為《忠義錄》，及侍寵宦官附之，乞刊布臣僚，庶宦者不得行其奸宄矣。」此奏蓋懲王振之亂也。禮部尚書胡濙言斌語雖有理，然章聖皇帝《臣鑒》已行，此書不必，且斌擅自離役，宜押發回衛。上從其言。後斌不知所終。濙素柔佞不足道，然以景帝素狎宦官，而不免為濙所惑，讒口可畏哉。

【季漢書】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陸者，祖朱子綱目，尊劉備為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為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寧，亦為之敘，其推許甚至。間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尚儉者，已曾為此書。吳為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既成而歎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為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做成，蓋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即吳之舊本亦徒自苦耳。

尊劉一說，儒家奉為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周嬰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勗稱唐，然雖虜而實賜姓，編入屬籍係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獻異書】本朝讖緯之書皆有厲禁，惟奇門六壬之屬，人間多習之，士大夫亦有篤好且奇驗者，若不得秘本真傳，徒以影響推則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開封府封丘縣民劉安壽進禁書，其目曰：「五符太乙書十種：景佑太乙書十卷附淘金歌，太乙新歷十品各二卷，九宮大乙、太乙八運、太乙人運、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佑符應經、六壬心鏡、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帳賦、玉律、鈴法、中黃五變經、草裡尋針法、訣心印諸賦、大六壬斷訣、雜六壬書、東方朔射覆、禽書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術秘訣，今不知內府尚存此等書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玄修，遣御史姜敬、王大任訪天下法秘，歸而驟進學士。於是方士趙天壽者，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真傳，特授道錄司右演法，敕還鄉。」已乞留靜虛觀為上祈祝，不許。至四十四年，天壽又獻法秘二十三種，上留覽，終無他賞。蓋上是時已覺方術之不足信矣。太祖時，劉安壽進書，亦不聞有賜，蓋亦意罷歸去。

### ○玩具

【瑪瑙】瑪瑙以西洋為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紅者為上，紅白相間者為纏絲，品最下，製為酒杯、書鎮之屬。凡市古董者俱云宋做，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通行天下，其值不過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聞出遼東宣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上言岩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乏絕，必更踴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難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頓賤。

【書畫學】本朝列聖極重書畫，文皇特眷雲間二沈度、絜兄弟，至直拜學士，然其書不過元嶮子山、周伯琦緒餘耳，尚不能敵宋景濂也。畫學則宣宗篤嗜，御筆渲染傳世不少，而憲宗、孝宗尤精繪事，特人間不恒見耳。又當時承制待詔者，僅僅林良、呂紀之屬，無能為聖藝役，較之宋畫苑諸公，不啻重倍矣。宋制書、畫二學，俱令習《說文》、《爾雅》、《方言》等書，並《論語》、《孟子》，又各占一大經。書以篆、隸、草三體隸法，又以虞、褚、歐陽楷體為宗，畫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人主時出新意校試，以第其上下，至出身略與算學同，以故宋世書畫遠非本朝可企萬一，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講究及此。

【秦璽始末】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臺通事闊闊來告，太師國王木黎華之孫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真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降沛公，傳至孺子，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為其所有，盆子奉璽降於光武。至董卓等作亂，掌者投於井中，孫堅征卓得之，袁術奪之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獻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至懷帝遇害，璽歸劉聰，傳曜，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冉閔，為其將軍蔣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尚，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後奉璽歸唐，後朱溫篡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得之以獻。至徽宗為金所虜，寶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泰、天順三朝，虜酋挾以自誇，稱欲進獻者，俱祖此說。今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為秦寶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右，魏讀自左，秦璽已不在魏矣。晉人自刻璽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者晉璽也。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郗恢，傳侯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以誤為秦物，而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齊、梁、陳而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仿唐太宗舊文為之，此石晉璽也；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物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虜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

《五代會要》又曰：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鑿匿之，投於棲霞寺井中，僧永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璽上，不云入於高齊也。又云：隋江東之禍，為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蕭后以攜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內難，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清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然則秦璽之灰，正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況秦初刻時，既以為趙璧，則卞和所寶、蘭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製如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直云始皇刻藍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至晉謝尚所得，正與藍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故李心傳斷以為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其勢，為摹印之祖，則又似真秦制，非典午時所辨矣。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毀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為曹魏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冢故智，李心傳所

云秦璽不在魏，又屬臆說，且並《晉書》所紀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璽上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非秦璽明甚，楊桓何所據而定以為傳國璽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於即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何耶？況秦璽為漢元后所擲，已缺一角，今相傳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寶，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仿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開運間獻於契丹者，果屬何璽耶？今但就近世驗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真所獻傳國寶，遂即大位，不三年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天下遂亂；元世祖亦即以得璽之年殂於大都矣，即阿魯臺也先輩攘竊紛紛，不旋踵屠僂，設使真為趙璧，亦非嘉瑞，宜聖明之無取也。

漢元后之擲璽也，已目為亡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沒於劉石，北人珍之，至稱東晉諸帝為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至若郝襄所得西燕之璽，傳之蕭梁，為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入隋文帝，命為傳國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璽，然謂秦寶為後世，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為第一，而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為元符，以昭神貺，蔡京請以五月朔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為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遣賈餘慶等奉傳國璽納降於伯顏，伯顏即遣囊加馳獻於世祖，則拾得所收與阿魯臺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時物也？楊桓所考首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吻合，其說似矣。然當時冉閔太子智歆求救，都督戴施馳先入者，其文乃為「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間郝襄再得於西燕者無異，然與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強合之也？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孝武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後劉裕入關上之晉恭帝者，始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李心傳但知駁晉三次得璽之非真，而謬云郝襄所獻文如秦璽，又失紀魏太武郡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終不謂哲宗所受為真。若楊桓曲諱後唐潞王焚璽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傳會以實其事，以故亡元遺種，猶得珍為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誤又不始此也，後趙石虎克上邽時，既得劉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強，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自有兩璽。前燕慕容皝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矣，而皝又自謂獲傳國璽，為閔后董氏所獻，封之為奉璽君，因僭即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據一璽為重。及後秦姚萇之擒苻堅，索其傳國璽，堅怒叱之，以璽送晉為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北齊天保三年，得璽於辛術，以為即永和間冉智歸之晉者，然其文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左。蓋高氏習聞劉石得於永嘉者真為秦術，以此璽屬之，其誤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璽，然所寶用者果為謝尚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祖所割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璽，自云其師得於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啟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末，楊涉奉以入汴，朱溫末年付失友文妻，及朱友貞將汴、鄭珽請懷以詐降唐軍者，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楊桓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朝者，為金虜去，元時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離不敗遼主於應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璽同燼，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並璽一炬，為真為偽，漫無證佐。況《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尚功舊本璽文尚有三種，即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為秦物，況蒜酪胡奴可責以博古耶？

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僧施，楊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況公賓就得璽以與王獻，獻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

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八字為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桑乾河，因以失國，得非讖耶？

【印章】古來印章俱用銅，王者璽用玉，次則王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賤。唐人自名與字之外，始有堂室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耳。銀印自魏晉間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璽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為文房之玩，溫栗雅潤，遂冠千古。

#### ○諧謔

【兵法用煙】宋相江應昌侍郎經略朝鮮，命將士積草發煙以禦倭奴，眾謂此等兵法，古不經見。馮開之先生云：「此法不載六韜三略，僅於《孟子》見之。」坐客駭問故，馮徐曰：「首篇即有之矣，不曰『齊人伐句燕勝之乎？』」一坐絕倒。

#### ○嗤鄙

【大臣異服】馬尾裙者，不知所起，獨盛行於成化年間，云來自朝鮮國。其始閩臣萬安服之，既而六卿張悅輩俱效之，獨禮部尚書周洪謨至重服二腰，尤為怪事。萬眉州亦何足責，如洪謨素以理學自命，侈口談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況司風化重寄，何以示四方？雖遭彈射，直至弘治初元始去位，亦面顏甚矣。似此服妖，與雉頭裘，集翠裘何異？今中國已絕無之，向在都見高麗陪臣出館，袍帶之下摺四張，蓬然可笑，意其尚服此裙耶？

【侮人自侮】吳中人士好為滑稽，向有一年少癯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為寫？」僧應聲曰：「即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士為屈服。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綠絹為汝製帽裏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帽，但得主翁所戴蔽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尉宗之謗，竟慚慙不能對。

#### ○釋道

【道家兩府】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兩府之目，謂其尊貴如中書、省樞密院也。然林靈素署銜不過曰大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簡轄提舉通真宮。其官稱本與朝士異，而侍宸視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於真人之外，加至少師兼少傅不保，並拜三孤，帶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則文武極品矣。林靈素尚守本教，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既比執政受京堂蔭矣，至仇鸞死後敗僂，仲文亦以元功蔭次子世昌為國之生，其義何居？

陶仲文先拜真人，即封父母並妻給誥命，蓋用龍虎山張氏故事，而其妻封誥乃得一品夫人，不稱元君，又張氏所不敢望。

【道官封爵】太祖既封張正常為大真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宇初又襲職，封為正一副教道合無為闡祖光范真人。仁宗封劉淵然為沖虛至道玄妙無為光范演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真人，而弇州《異典》誤以為宣德間事。又封道士沈道寧為混玄純一沖虛湛寂清淨無為承宣佈澤助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尚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副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崇虛守淨洞玄真人，張宇清為大真人領天下道教。蓋宇清以劉淵然已為大真人，意欲與之並，上不得已勉從之，且示訓於其號中。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為正一副教崇修至道演法真人，周思得為履和養素高士。蓋道教之崇，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矣。

【番僧封爵】永樂三年賜尚師哈立麻法王佛號，十年又賜其徒尚師毗澤思巴法王佛號，弇州紀之《異典》矣，而不知宣宗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尚書胡濙同成國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巴失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宏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回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蓋又不待成化年間之尚師札巴堅參與領占竹輩矣。且宗伯掌文學，而下行暫御之役，其品安在哉？

【真君封爵】成化二十二年，進封二徐真君為金玉二闕上帝，上命少傅大學士萬安往靈濟宮致祭，太常寺調祭舊用素饌，今既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朕誕辰用太牢，餘如舊。至弘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學士李東陽祭靈濟宮，少師劉健等言二徐之廟建於石晉時，二人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不當使輔臣往祭。時武宗初即位，乃改命太常寺官。若劉晦庵者可以言禮矣，彼萬文康者，其柔佞

倍於胡忠安，以預遣為幸。要之，釋道二家均不足煩閣部大臣也。

按，永樂十五年，加封徐知證、徐知諤二真君曰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護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號則僅十八字，爵雖崇而微稱減矣。弘治初年，追寢帝號，仍稱真君。

【廢佛氏】除佛之禁，莫酷於元魏太武帝，時用崔浩言，盡誅沙門，焚毀經像，下令人間不出沙門者門誅，浩至以妻所誦經投廁中，不三年而浩受誅，至夷三族，其得禍亦最酷。次則唐武宗會昌中用李德裕議，毀寺四千六百，招是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不一年而德裕貶朱崖以死。次則周顯德中毀天下寺院三萬三百有奇，僧四萬二千，尼萬八千，而江浙湖廣吳越並晉不與焉，並毀佛銅像鑄錢。又次則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為大覺金仙，佛寺為神霄宮，僧加冠簪為德士，其事皆徽宗獨斷。法師永道一疏，歷陳往事以諫，不免刺配，而蔡京附會將順，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媒進，又欲令方士王仔昔著黑牒頭鐵簡以取燕山，然與林靈素為深仇，其罪差輕。故周世宗出師幽州，疽發於胸，旋軍而殂；道君北遷，終殞沙漠，而蔡京僅貶死潭州，蓋大禍獨萃於兩主焉。本朝嘉靖十五年，上既敕廢禁中大善佛殿建太后宮矣，禮部尚書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乃建議請敕有司俱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上曰：「今雖埋之，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之。」於是言復議投之火，上從之。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燔之通衢。此舉皆夏一人力主之，亦越十年夏坐法死西市，竟無後。豈真竺乾氏能為崇耶？抑數之偶合也？

【札巴堅參】據憲宗史，札巴堅參外，同時封者有札實巴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演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為靜修宏善國師，端竹巴失為淨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擬於王者，出入乘金棕輿，衛士以金吾仗前導，達官莫不避路。召入大內誦經咒，散花米，贊吉祥，日給大官酒饌性餼者再，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跪拜，俱坐受，法王等號有增至數十字者。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撰兒法也，元順帝以此寵信淫禿，致亂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聖主，然元時所封以西天佛子為貴極，今以為第二等號，所稱法王者直呼曰佛，即於彼教亦僭紊極矣。幸逃顯戮，至孝宗而仍還京師，豈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譯為大喜樂耶？

【二徐真君之始】今都城靈濟宮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溫子知證、知諤，初祀於福建之會城，名洪恩靈濟宮。我成祖永樂十五年聖躬不豫，或云神靈異，旋禱而效，又云夢授靈藥，因並封為金闕、玉闕真人，立廟京師，賜額如閩中。次年加封真君，正統初又加為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年加伯號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加仲號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宏淨上帝，先已有四時皮弁冠紅雲龍服，至是又加平天冠、明黃羅衣、VFJPN;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悲聖帝。其袍在京四時更換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內官入閩賚送如京師。至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倪岳疏正祀典，廢諸淫祀，他神俱已得旨，惟二真人僅革帝號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六年一次差官，不盡革也。成化末年濫典，俱李孜省、鄧常恩輩為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斷然力行，足光新政。但福建之祀，謂二徐提兵平福建，閩人德之，圖像以祀，至宋而賜今額。按，徐氏專政時，全閩尚為王延鈞所據，至王曦遇弒，延政亂國，南唐遣查文徽、邊鐫等入閩取其地，尋為留從效所據，而福州入於吳越錢氏。是時李昇篡位已沒，其子環嗣位，二徐足跡，何由涉閩境也？則不但本朝祀典為不經，並宋時君臣於近代事亦殊憤憤。

【薩王二真君之始】國朝永樂間，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師，以王靈官法降體附神。所謂靈官者，為玉樞火府天將，在宋徽宗時先從天師張繼先及林靈素等傳道法，又從師蜀人薩真君諱堅者學符術，因請於上，建天將廟於禁城之西。宣德間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成化年間改觀曰宮，又加顯靈二字，每年四季遞換袍服焚化如靈濟宮，而珠玉錦繡歲費至數萬焉。按，元人雜劇有《薩真人夜看碧桃花》者，蓋祖此。至王靈官今神廟俱有之，若武當山則處處皆是，如釋氏之伽藍，不知何以獨顯於都城乃爾？此二宮者俱在京師兌隅，雄麗軒敞，不下宮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顧寂寂無聞，豈神之廟食亦有數歟？

【張天師之始】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於漢光武十年，居吳之天目山，以符水治病，靈帝永壽元年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輔玄二字，大觀二年冊號正一清應真君，子孫相傳以至於今。東晉王曠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後魏寇謙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蓋其時崇奉天書，故有天師之稱。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張氏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為輔漢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真人，遂真拜天師，至於今俚俗相傳循此稱。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師之號，封張正常為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秩二品，隆慶中降為提點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復真人，其中有故，一時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孫赴吏部承襲時，必青衣小帽，進驗封司門，報道士進來，叩四頭，司官坐受，至襲號見部始加禮貌。

洪邁云：徽宗政和間，張氏三十代孫虛靜天師治同州白蛇事最異，至宣和二年又治蔡京孫媳被魅，更為靈怪，後知汴京將亂，潛歸鄉屍解去，復隱峨眉山，蜀人時見之。虛靜平生不娶，遂無嗣，以族紹其後，蓋其嫡派自北宋已絕，宜其法之無傳也。

【真人張元吉】天順元年，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妙契玄機宏悟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進封為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快樂清淨玄同大真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沖靜玄君，賜以誥命；至天順八年憲宗即位，又疏請加封號，且請改母封為太夫人，並乞加六字為號。吏部執奏云無故事，上曲從之，改封體玄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獨不封太夫人耳。至成化五年，元吉殺人事發，其死者皆下私獄，幽暗慘酷，或縊之，或囊沙壓之，或縛投深淵，凡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強奪良人婦女、詐取平人財物，不可計數。上命械至京庭鞠之，具服，刑部擬凌遲處死，流其妻子黨與，絕其蔭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監候待誅。刑科都給事中毛宏等執奏云：元吉於十惡之內干犯數條，萬一死於獄中，全其首領，無以泄神人之憤，乞即押赴市誅之。上命仍監候。未幾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肅衛，又以母老乞恩，復命還家，竟死牖下。其子元慶仍得嗣為真人，又傳至嗣孫張元緒，荒淫不檢，死無嫡子，為吏部主事郭諫臣所奏不當復襲，江西守臣又言張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永裁革。禮部覆奏請革封號，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改鑄提點印。上從之。其後復襲真人，即以國祥嗣爵。其人時時入朝京師，頻留主齋醮，與其子為狎邪之游，各買樂婦為姬妾，至今遊諸貴戚間，飲博諧謔之外，他無所解。

#### ○神仙

【神名誤稱】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余竊以為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習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成買首仇，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駕名於關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豸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證、知諤。余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 ○機祥

【黃衣人歌】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於建昌，至蛇舌岩，眾見岩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訖不見。溥遣人來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細按其語，龍蟠虎踞本金陵舊語，赤帝為漢，而漢高祖以乙未稱漢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帥府，用李善長、汪廣洋等為僚屬，與蕭曹正同。六朝之祚訖於陳後主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復為正統都城，至太祖始定鼎，恰七百八十年，比文皇靖難師入，則距陳亡時八百十三年，正所云八百終而王氣復者。文皇即位，已決都燕之計，重華紹唐，正合二祖堯舜相傳故事，蓋於兩朝開緒，靡弗合者。意黃衣者固即周顛仙、張三丰之前茅，而陳希夷、邵堯夫、劉秉忠輩之後身也，因閱史，僭為解之。

【宮殿被災】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八日庚子三殿災，正統十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兩宮災，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二十六年丁巳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門並三殿午門災，嘉靖四十年辛酉十一月萬壽宮災，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九丙子南宮災，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日戊寅三殿災，其年月支干俱已西

午戌及丙丁戌辛，說者以為此天道實為之，竊不敢謂然。今按宮殿被災，惟世宗丁巳，與今上丙申丁酉，尤為酷烈：前殿正殿雖毀，而外門尚存，若非大慶及朔望升殿，尚可御門及常朝之禮；今禁廷一望，俱為瓦礫之場，殊非全盛景象。雖天心示儆，或者聖主心固與天通耶？今一切大禮俱改行於文華殿，逼窄淺隘，大損觀瞻。憶嘉靖丁巳之災，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僅五六年。今礦稅流毒，遍滿區宇，動以三殿兩宮大工為辭，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變】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為清明節，節後三日辰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色，直至午未間始開朗。後至隆慶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日驟寒如窮冬，至晚大風雪，京師城內九門凡凍死者一百七十餘人，崇文門下肩輿中婦人並所抱孩子俱僵死，並輿夫二人亦仆，俄亦僵踞不復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異事，不知徵驗何屬。

【聖主徵應】孝宗初在東宮，以萬貴妃相厄，日在危疑，值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又震，五日丑時又震，十三、十四日又各震一次，十九日震二次。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此青宮不安之象，憲宗大悟，立命選婚儲位，從此益安。至弘治十八年春，朝鐘新成，其鈕忽絕，奉天門寶座之石忽自裂。至五月初九日，上已大漸，忽黃霧四塞，加以大風，咫尺不辨，午後上遂升遐。蓋龍潛之年與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至風霧各著靈異如此，宜其列聖中第一聖也。

【婦人髻】婦人有髻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髻尺餘。本朝則弘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髻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邱婦人美髻，人呼為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領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為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髻以令其眾，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陳耳。

【不男】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為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為人，元魏仇各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闕，隋大將軍楊約之為查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僉，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丘玄清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即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欲，自去舉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麟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馮開之祭酒及於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

宋宦官梁師成自托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燻事，腐刑為祿府典寶，以潛邸恩升太監，尊寵一時，其宦績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為順帝所闢，後宮至構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虜之俗，與元魏制仿佛。

【牡猿化牝】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兩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偽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之雄黑猿多有化為雌者，余怪笑謂郎老儒，為人所給；及見嘉靖間吳興王濟者曰《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為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為牝，與黑而壯者交輒孕。此王在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為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為白，但既白之後，為牡為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斷。

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並蒂瓜】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獻二瓜具同蒂，禮部尚書陶凱奏曰：「句容，上祖鄉，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穗、連理合歡、兩歧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以歸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但賜其民錢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姓名。按，其名為張觀，產瓜未幾，兄弟坐事並斬於市。太祖之卓識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即駢戮之象歟？近日民間池塘開並頭蓮者，俱非吉徵，如嘉靖九年楊石涇相公家並丁卯橋及他莊三處，開蓮俱作並頭，人以為召還吉兆，秋八月楊以疽背卒。且予所見開並蒂蓮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楊也。又頃甲辰歲，湖廣撫臺署中池內，有蓮一莖開七花，楚中士人盛為詩歌美之，是年撫臣趙寧字還尚書，人以為瑞蓮休徵，至閏九月，有宗室之變，趙殞於非命，去蓮瑞亦僅數月耳。嘉靖十年，曲周縣產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縣丞侯廷訓繪圖以獻，上奇之，以示禮部以為本支繁衍之兆，上親獻內殿。時前星尚未耀也，逾年而生哀沖太子，然彌月後即薨，安見其瑞耶？

【致大鳥】後漢楊震以忤嬖幸死，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此忠直所致。至震孫奇為侍中，靈帝問曰：「朕何如桓帝？」奇對以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曰：「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此不過過極之言，乃於楊斛山驗之。斛山名爵，嘉靖間為御史，時方以言為諱，爵獨抗疏指上過舉，語甚切直，下獄拷掠無完膚，瀕死者數次，救爵者周天佐至不勝楚毒死。爵錮獄久，忽遇赦放還，抵家甫一夕，復捕至，仍錮之，前後在錦衣獄七年，始赦歸。未幾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為墓志，果卒。爵為陝西之富平人，豈關西苗裔耶？何其亦致大鳥也？漢靈之為靈，其言乃驗於千載後，亦異矣。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人尚以未得諡為歉，近已諡忠介矣。

○鬼怪

【凶宅】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一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投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為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甍以饋吏部侍郎徐檢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為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為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為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蔑，則亟掩之見卓矣。

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為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屍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土司

【人化異類】隆慶間，雲南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為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屍為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人中有號為撲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屍即出，為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為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為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於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域射人影之類歟？至於拜豕吞貉，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蠻夷，以音相近訛稱。

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斯。

《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中。蓋西南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夷兵】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嘉靖間倭警，調陽麻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其用。頃救朝鮮，又赦播州楊應龍之罪，調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之亂，亦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剿，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賊戲謂我民曰：「吾輩來，不過為汝梳；彼土司兵乃為汝篋矣。」蓋諷其搜剔之愈密也。

應龍，播州宣慰司。

【土司文職】本朝設土司，除知府、知州、知縣俱文職，其品秩一如流官，此外夷官則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俱為文官，屬吏部文選司除授，是宜竟為左列矣。然查《會典》則又不然。戶部所開州縣，凡宣慰司三，僅四川之播州屬焉，四川宣撫司三，一屬戶部，二屬兵部，長官十六司屬戶，廿九司又屬兵，何也？至雲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徼外，即朝貢亦不盡如期，而亦載之戶部版圖中，抑異矣。至若湖廣一省，則永順、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撫、九安撫及諸長官司，又俱隸兵部，無一人戶曹者；而貴州宣慰一司，則又屬戶部矣。似此職掌分裂，當以守土管軍民者與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為文臣，何以俱屬都司鈐轄？又如雲南之瀾滄軍民指揮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統浪蕩州文官耶？此皆官制之紊當議者。且宣慰司雖從三品文職，終是夷人，嘉靖末年以獻大木功，加永順致仕宣慰彭明輔為都指揮使，則文而以武優之，是矣。其子彭翼南先以倭功加右參政，至是又加雲南右布政使，遂躋藩臣極品。若正德間加播州宣慰使楊域為四川按察使，是以綱紀重臣，下領夷酋，抑更異矣。

【緬甸盛衰始末】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罽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即大秦國也。唐謂之驃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征服之，大德中封為緬國王。其城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為娼樂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值至數百金，中國珍為異寶。男子善浮水，縮髻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髻縮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為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諭，尚稱為緬國，二十九年，始內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答，遣使郎尋蹇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阻遏貢道為辭，上優詔答之，為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羅塔為宣慰使。未幾羅塔加兵孟養，殺其宣慰刀木且，事聞，上嚴諭之，始以地歸孟養。五年又違父遺命，奪其弟馬者速所轄地，其弟來訴，上又鑄戒今還弟資產，不聽。既而木邦宣慰罕賓法代孟養報仇，破緬城寨二十餘處，獲其象馬諸物以獻，上受之，時永樂十一年也。其後入貢屢愆期，朝廷亦不深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為木邦所殺。至宣德五年，緬甸宣慰莽得刺貢方物，蓋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為姓。宣德八年，莽得刺欲殺東倘長官，其子入奏，得刺又奏木邦宣慰罕門法入境，朝廷兩解之。正統元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養及緬甸，欲盡有其地，雲南總兵沐晟奏之，上命計議撫捕，蓋麓川之征，張本於此矣。正統三年，大征麓川，命士官協剿，至七年，任發大敗走，過金沙江，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省速刺以兵夾攻，任發走入緬，為莽得刺所得，囚之阿瓦城，奏請並其子思機法械送，仍要中國分以麓川故地，雲南屢檄往取未發。至十年十二月，以兵臨之，以地賂之，始以任發副千戶王政殺之，丞首入獻，尋機法又叛。景泰二年，緬人入麓川，又執思機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獻俘於朝，自是麓川與緬世為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遺孽思陸發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養，據其地，又取緬甸之聽盡等城，緬甸遂微弱不振。弘治元年，緬甸宣慰卜刺浪奏成化間蒙給金牌信符，不戒於火，乞並批文底簿及勘合給賜，詔如其請，進貢頭目奏此行路經孟養，恐為思陸發所阻，乞官兵護送，上又許之。至嘉靖五年，孟養夷酋思倫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無算，遂與木邦酋罕列瓜分其地，詔遣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紀歲竟為孟養及孟密土酋思真所殺。其幼子名瑞體者，本名噠喇，避思倫難，奔洞吾且二十餘年。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眾夷，絕其道路，二夷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復盛。瑞體已並有古喇，因以兵脅服鄰國，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養、八百、老撾，於是緬勢益張，即木邦先以征緬功受賞，構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於緬，反為嚮導以窺中國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酋思真與其子思漢相繼死，嫡庶爭立，境內大亂，噠喇為報父仇，乃納思漢之次子思琢為婿，遣孟密教以篡國，奪其兄思宋印，因假道以攻孟養、迤西諸夷，必盡復世仇而後已。會所遣將卓吉為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大怒，自將征之，生擒別混父子，於是威振諸夷，隴川、千崖、南甸三土司亦聽其役屬矣。隆慶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弒其主多士寧投緬，至萬曆四年，緬遂大舉入寇，攻迤西，雲南副使羅汝芳拒卻之。至七年，緬兵破迤西，據有其地，至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千崖宣撫司，執土婦罕氏以去，未幾緬酋莽瑞體病死。體生時值大雪，惟瑞屋上獨無，夜居室燁燁有光，及長，沈鷲狡譎，善用兵，信賞必罰，故子然亡命，拓地萬里，滇為之敵。既死，子應里嗣事，尤險詐有謀略，瑞體展土開疆，多賴其力，十一年，緬尊莽應里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盞達諸寨，殺掠無算，詔以劉綎為游擊將軍，鄧子龍為參將，會諸夷兵共擊，大破之，俘岳鳳至京，寸磔之，應里遁去。十五年，緬酋應里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金騰兵備李材擊破之，復二城，時劉綎、鄧子龍功居多。至十八年，緬入孟養，二十年，緬入蠻莫，鄧子龍擊卻，二十年緬又入蠻莫，破等練城，與投緬叛夷猛卯多俺諸酋首分道入寇，巡撫陳用賓、廣南知府潘文昌議於騰衝築關城凡八，以防緬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將多俺，斬之，用賓復檄屬國暹羅同攻緬，暹羅陽諾之，然畏緬不敢加兵也。二十三年，應里托孟璉、孟良二土司偽請納款，朝議許之，比差官寶銀幣以往，既至境，托詞不受，其侮慢不恭至此。至二十七年，緬攻孟養，三十年緬又攻蠻莫，土官思政敗奔內地，緬以重兵入滇索之，撫臣大懼，斬思政首畀之，緬乃益驕。三十一年，緬酋雍罕始遣使款貢，雍罕蓋應里子。三十四年，緬酋阿瓦攻圍木邦宣慰司，我軍不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宣慰司復盡為緬所陷，而廟堂置不問矣。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為西南第一逋逃藪，識者憂之。按瑞體初年，眾無一旅，寄食異邦，奮臂一呼，修復舊業，轉弱為強，蠶食殊鄰，威行蠻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趙元昊哉。應里少有父風，出奇制勝，益辟故封，雲南自此虛耗矣。此父子者雖聖朝之狹綸，亦酋豪之驥驥也。雲南所統自府州縣外，被聲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喇、靖安三尉，久為緬所奪，滇中可以調遣者，惟車里等五夷並緬甸為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盡入緬輿圖中，他時南中尚有徵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寶之李必全軍俱覆，非有車耶？迤西者蓋俗名，實孟養宣慰司也，世為刀姓，正統間為麓川所侵奪，訐於朝，王驥因而三出師。迨思任走匿，朝議以孟養故地賂緬人，緬始以思任獻，既而思陸復取孟養土，私據之，於是孟養宣慰司不復在屬國之列矣。弘治初，例繳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忘舊事，亦誤給孟養，於是思氏遂自立為酋長，屢請復稱宣慰，朝廷不許，然與緬為世仇，自緬再盛，無歲不攻之，亦互有勝負，至萬曆十三年，始許降稱孟養長官司。按，麓川之滅，兆於孟養之入訴，其酋父子相質，膏斧鑕矣，彼思陸者，以逆子逋誅，潛復奮起，復父祖仇恥，反奪其地，據為己有，雖故封失守，而取償於仇鄰，再領民社者又將二百年，思氏之有後，亦何減莽瑞體哉！是皆未可以夷裔忽之也。

孟養，舊名蒙樣。

【六慰】雲南徼外土官，以永樂二年給銅鑄信符，又給勘合如外國，蓋例外得之者僅六宣慰司，曰車里、曰木邦、曰緬甸、曰麓川平緬、曰八百大甸、曰老撾，視他宣慰加重。初，四夷館通事，僅譯外國，惟緬甸亦設數名，其後八百亦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差人俱稱頭目，惟木邦及緬甸凡有陶孟及招綱等名，孟養司又有招人，人夷稱，本朝亦因其俗，不以華音釐正，館中譯字官於是失職矣。

【大古喇】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為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諸香，極重古喇水，為真龍涎之亞，共價超蘇合油、薔薇露加倍，即其國所產耶？又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有鬻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聖俞《春雪》詩，真實玩也，其地即古喇，亦名古刺錦。殆謂是歟？自嘉靖中葉見吞於緬，久不入貢矣。薔薇露實為阿刺吉，今中國人能偽為之，然其芬馥減真者遠矣。永樂四年，大古刺土酋潑的浪那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刺為長官司。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婿跌倒怕莽入貢。此後不復再見。

【老撾之始】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裳氏之國，自周后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為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尚二千餘里，為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為天旺，蓋天王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竊意姬公何等聲教，越裳已列王會，何獨吝錫氏耶？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天朝使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絕不生女，亦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曆二十六年，遣使入貢，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

近聞亦入於緬矣。宣德十年，老撾宣慰司遣使刀攬掌入貢，景泰元年宣慰刀線歹死，其子板雅蘭掌者襲職。弘治十二年，老撾土舍招攬章遣使入貢，並請金牌信符。嘉靖九年老撾宣慰招攬章上疏，言安南事狀。嘉靖四十四年，老撾宣慰怕雅簡章獻馴象。然終不曉其何姓。

**【老撾反覆】**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人護送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胡季犛、胡父子篡逆之罪，請上弔伐。上命納而廩之。未幾，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皆下拜感泣，則老撾實能於交趾興滅繼絕，其加意鄰邦甚厚。及天平歸國，胡互兵殺之，上大怒，興師南征，邊臣又奏老撾刀線歹與安南交通，上賜敕責讓何也。及交趾黎利第三次反逆時，為宣德二年，南征大帥安遠侯柳升卒於軍，保定侯梁銘戰死，王師大衄，黎利又上表請降，云陳氏有陳暲者，為故主陳日燿三世嫡孫，竄身老撾者二十年，欲立之以事中國。上許之，命罷兵，則老撾又再造安南人也。陳暲既立，已入貢奉矣，宣德三年四月，雲南總兵沐晟復奏刀線歹協助交趾，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閱月，而黎利以本年正月陳暲病死上告矣。上以師老兵疲，遂廢交趾布政司，以黎利權署國事，然則老撾反覆狡獪，始終與胡氏、黎氏朋比以侮天朝，真夷酋中之窮奇構杌也。朝議既棄安南，交人益肆，舉兵侵老撾，竟欲郡縣之，不意為老撾所敗，喪失無算。正統間又舉兵攻老撾，殺其宣慰板雅簡章，八百夷來援，安南又敗歸，於是與交趾仇不解矣。

**【夷酋三公】**夷酋得王號者，如瓦剌之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禿孛羅，至近日北虜順議王俺答之屬，皆以穹秩羈縻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於朝，得授王爵，最為異典，然自永樂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蓋宮秩之不輕畀如此。惟永樂十一年，封韃靼夷酋阿魯臺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則直拜三公，且助階與在朝文武同號，最為殊寵，又賜以誥命金印、金、盃、鞍、馬、文綺、絨錦，又封其母為和寧太夫人，妻為和寧王夫人，俱有賜誥，是時文皇方將討瓦剌，故褒賞以攜其交。至永樂二十年，魯臺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後，宣德間為瓦剌所殺，蓋負上恩寵敢逞螳臂，卒致屠滅，而金忠富貴考終，一如勛舊，順逆之報不爽矣。

**【土教官】**土官以文職居任，與流官同稱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職必用朝遷除授，蓋以文學非守令比也。惟宣德間，有選貢李源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人，入監，宣撫蘇奏本司生員俱土僚，朝家所授言語不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事例授源教職。上允之，命源為本司訓導，蓋是時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縣學儒生王穰為本縣訓導，則王文端直子也，時文端正任禮部侍郎在內閣，亦宣德年事，則異甚矣。又土官之設，惟雲、貴、川、湖及廣西，而廣東瓊州府亦間有撫黎之土縣佐，若內地則絕無，惟江西贛州府安遠縣、信豐縣、會昌縣內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員，土副巡檢一員，以土人李梅五等為之，亦宣德間事，從巡撫侍郎趙新之言也。又成弘間贛州之龍南縣又設土官主簿一員，則不憶何年間，容再考。

成化間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有土官知縣姜鑿。又永樂三年秋七月，刑部都給事中楊宏升陝西左布政使，弘西安人，疏辭不允，則土人任本處藩伯，其後以兵事拜督撫隸本土者，蓋不可勝紀矣。

**【土官承襲】**武官襲替例有賞為憑，其紀載生時鄰佑及收生婦人甚詳，蓋防異姓假冒及乞養之濶也。近世作偽者多憑空捏造，苟得金錢，兵部武選司吏胥概為準行，雖詐奸弊可恨，然仗此為提防，稍杜爭競，至於土官則全憑宗支一圖為據。今惟雲南布政司貯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襲替最便，而貴州廣西諸土官，竟自以所藏譜牒上請，以致彼此紛爭，累年不決，稱後構難，而不肖監司，又借以收漁人之利，此最大弊事。

#### ○外國

**【華人夷官】**弇州紀琉球國相程復，以饒州人為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歸故鄉，許之，命以相國兼長史賜四品服，以為奇事。然正統元年更有瓜哇國人貢使臣，名財富八致滿榮者，自稱福建龍溪縣人，姓洪名茂仔，取魚為業，被倭虜去，逃至瓜哇，為改今名遣充使進方物，今乞復業。上命給口糧腳力送還其家。正堪與程復作對。時瓜哇同遣使臣名郭信，其國王名揚惟西沙，上賜特製具海船遣回，並以永樂間真臘等十一國貢使附之同行。至正統三年，瓜哇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俱福建龍溪人，因漁飄墜其國，今殷欲與家屬同來者還鄉，用良、文旦欲歸祭祖造祠堂，仍還其國。上命殷冠帶還鄉閑住，用良、文旦但許祭祖，蓋援洪茂仔例也。弘治十年，又暹羅國通事奈羅自言為福建清流縣人，因渡海飄至其國，今使回，便道乞展墓歸國，許之。至正德間，鄭人宋素卿為日本國王婿，更異矣。

成化十三年，暹羅使臣坤祿詳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入貢，其名美亞者，汀州土人謝文彬也，官拜岳坤，即中華學士。

**【外夷誇誕】**小說載仙居落成，稱清寧幾千幾百幾十年，此《齊諧》、《虞初》之說，與道經所云赤明開皇諸年號相類，非實有其事。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傳，已千餘年，深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瓜哇國人貢，其移文乃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為一姓與否，亦難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也先誇國寶】**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弒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書朝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末稱天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凡受天命，已得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且致意於太上皇帝。帝加禮宴賞，答書即稱為瓦剌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為慢書，幾同敵國，然而不言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孛來與阿哈刺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真，即真亦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虜自此心折，此後不敢復言進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臺曰：「爾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武王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為寶，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脫忽歹等回時，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臺方強盛，故峻詞折之。至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殺魯臺得其玉璽，遣使朝貢入請獻之，上報曰：「王克紹先志，遣人進馬，具見勤誠，殺阿魯臺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

**【奉使仗節】**工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永樂五年，始遣使臣送還安等，因言元帖木兒駙馬已死，哈里嗣之，仍帖木兒之孫。上乃命發使往祭，而賜哈里璽書銀幣，安等僅以原官改禮科，其賞比之蘇屬國更薄。是時胡文穆、黃文簡、西楊、東楊在政府，蹇忠定為冢宰，皆建文故臣，豈愧見仗節之士，故有意抑之耶？

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馬兒罕遣使奉表，貢馬二百匹，其表中頌上聖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又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然光明。蓋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明光徹照之可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答之。但其國本古屬賓國，與蒙古道里隔絕，何以知彼國駙馬事？且既向化歸誠，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觀周王孫睦結為安傳，乃云安奉使時，酋長諷安使降，安叱之，因留虜廷凡十三年，備嘗艱苦，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並獻名馬珠玉以謝。歸時以老病乞骸，上賜一品服致仕，仍月給米十二石，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葬。據此則安之寵數厚矣。然考之曾襄敏榮所為《傅安西遊勝覽詩卷序》則殊不然：安字志道，世為中州名家。太祖方懷遠人，乃遣安往使，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二千餘里，至哈迷理，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古高昌，又西行至說刺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群下驕倨，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反其國，以終不為屈，遂不遣，至其主死始得還。蒙給祿免朝，又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國皆入貢獅子名馬珍寶，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不復遠出遣使。

戶部侍郎王淪送安祭掃序曰：公竣事還朝，文皇屢加賞，賜第東華門外，宣德二年追崇先考，封母安人，許歸祭掃。是安歸後又仕宦出使二十餘年，初未嘗告老，並無一品服、人夫之賜，死後亦不聞賜祭葬也。睦樛過侈其鄉人，近陳眉公又因其說而筆之，未及詳考耳。

**【奉使被讒】**累朝以奉使被讒者不勝紀，即今上己卯以後，東西兵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職得罪。初火酋擾於西北，上

用廷議，遷侍從有時名者閱視九邊，楚中周二魯弘禴以尚寶少卿兼御史使寧夏，事竣，薦副總兵哮拜可為大將軍。拜本降虜，以善戰知名，次年鎮兵殺撫臣以叛，推拜為主。朝議責周不能先事發覺，謫為典史。甲午年，關白事興，行人司晉臺憲奉使遼東。司中州人，負氣而躁，妄自尊大，為撫臣趙楫所怒，盡發其受將領賂遺，至革追沒其參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職方主事丁元甫應奉以簡命贊畫遼左，與督臣邢少保不咸，時給事中澤州人徐涵碧觀瀾奉使勸功，至則與丁協力傾在事諸文武，軍中數十萬人皆切齒恨之，遂為朝鮮人所訐，至揭榜指涵碧為天朝賊臣，約日殺之，丁、徐俱棄使事逃歸。己亥大計，丁坐貪，徐坐浮躁斥降去。此數君俱才譎著聞，以出疆僨事，一時同人廢籍，且近在七八年間，皆一蹶不復振云。同時使日本者，有臨淮侯應襲李宗城，亦為沈惟敬所給，盡棄其節印宵遁歸，坐斬系獄，後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紀也。

【奉使不行】正德初，封占城國世子沙卜落為王，給事中李貫以次當行，祈於劉瑾得免，乃改命禮部都給事於聰往。甫數日而瑾敗，聰上言其故，上仍令貫往。貫至徐州，遇盜剝其髮，奏乞俟髮長乃長，上許之。貫抵廣東托故不行，延至七年不發，乃議令其國人領封冊歸，貫還京。其被髡真偽既不可知，而違抗君命，貽笑異域，漫不加罪，當時政令可知矣。